



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

早上醒来,打开手机,老宅的厨房已经亮了。

这是厨房的监控。母亲在灶前忙活,灶台一侧的桌子上,放着一沓报纸——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我切换到院子画面,父亲正握着扫帚扫落叶,扫完,又给围墙边的辣椒苗浇水。这两年他闲不住,菜园子被侍弄得整整齐齐。

那沓报纸是我订的。小镇邮递员每天送上门,风雨无阻。父亲特意在院子门口钉了一只木报箱,刷上清漆,投递口开得刚刚好。起初他说不订,后来便默许了,再后来送迟了,会轻声念叨:“报纸该来了吧?”——读报,早已成了他日子里的一部分。午后,他坐在门口慢慢翻看,阳光落在膝头,一看就是大半天。

我望着屏幕,想起从前。父母退休前都是工作狂,一心扑在岗位上;退休后,便只剩下彼此,守着这座老宅。母亲动过几次大手术,身体大不如前;父亲依旧硬朗。大多时候,母亲守着手机,父亲守着报纸,也守着她。

母亲学会了网购、刷视频、看微信步数,天天惦记我和妹妹走了多少。走多了怕辛苦,走少了又挂念。妹妹曾因步数为零,让她急得

团团转,后来我们只好悄悄关掉。父亲嘴上劝她:“孩子们大了,别总操心。”可夜里睡不着,他自己也会轻声问:“老二这两天打电话了没?”

催婚,是母亲最执着的心事。两个外孙女到了年纪却迟迟不谈对象,她看不懂她们的世界,只能一遍遍发消息,从劝说,到追问,再到悄悄失落。那天深夜,她发来一句:“不逼孩子,可我们走了,她们怎么办?”一句话,让我久久无言。

手机里的老宅

炎 炎

我们多次接父母来城里小住,本想让他们享福,他们却处处拘谨,起早不敢出声,吃饭不敢打扰,像做客的外人。住不上两天,母亲便执意要回老宅。

车一停在院门口,两个人瞬间活了过来。父亲去开木报箱,把积攒几天的报纸一张张抽出,按日期排好;母亲站在门前,长长舒出一口气。午后,她和邻居李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举着手机分享见闻;父亲在一旁翻看报纸,偶尔插个嘴,被她嗔怪“你又不识抬举”,他便笑笑,起身去菜园照看他的菜苗。

他们也会拌嘴:为父亲多喝一口酒,为母亲网购太多,为报纸没放回原处。可吵过就算了,午饭时,他把她爱吃的菜推过去,把她爱吃的肉

夹过来,谁也不再提刚才的不快。

监控画面里,父亲喝完粥收起酒盅,又拿起报纸;母亲刷着手机,忽然念出一条新闻,他便抬起头,两人轻声聊几句。院子里,阳光洒在刚扫过的地面,也落在快递盒的角落,安静又温暖。

父母不肯留在城里,大概因为,老宅的日子纵然清简,却是完全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辈子当家做主的人,到老也学不会低头做客。父亲需要一个院子扫,一方菜地种,一份报纸慢慢翻;母亲天生心软,一辈子都学不会不操心。他们守着彼此,守着老宅,一个刷手机看世界,一个翻报纸守烟火,各有各的忙碌,又始终挨在一起。

手机里并排着两个画面:厨房,院子。

两个画面拼在一起,就是他们的日常,也是我最深的牵挂。

别无所求,只愿岁月慢行。父母在,老宅便不是空宅。他们守着彼此,也守着我们的来处。

从前,老宅是我们的全部;如今,老宅装进手机,手机连着牵挂。

两个小小的画面,日日如常,岁岁平安。

只愿门前的阳光,一直这样,暖暖地照着。

欢迎更多读者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发: ygb@xmwb.com.cn, 邮件主题标明“新大众文艺投稿”。

翻出了一幅小时候画的铅笔速写。

画上是那个昂首挺立的解放军战士,腰扎武装带,别着手枪套,左臂套着“值勤”袖章,脚上穿的一双草鞋格外醒目。远处是寥寥数笔勾勒出的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画的左下角,我工工整整抄录了六个字:“拒腐蚀,永不沾”,底下签着自己的名字。

这是我小学美术课的作业,回想起来,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了。上课时,老师给我们放了幻灯片《南京路上好八连》,我手拿铅笔,努力照着幻灯片里的人物形象。

有一部电影叫《霓虹灯下的哨兵》,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当年我和小伙伴们没机会看到此片,我家倒是有一本同名电影版的小人书。班里逐渐有人知道了我有这样一件“宝贝”。王同学在放学路上拦住我,神秘兮兮地问:“听说你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我点点头,又慌忙摇摇头。他压低声音:“借我一天,我保证不外传。”第

若问,什么是快乐?

我说,快乐是在准备着出游的围巾、球鞋和双肩包的前夜;快乐是在盼望着隐藏在云层后面的太阳露出笑脸的清晨;快乐是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实现又一次的山水影像中的游走;快乐是等待偶遇的人儿相见时的嘘寒问暖;快乐是去欣赏一场漫山遍野的盛大的花开。

你的世界,随处可以发现快乐。敞开心扉,一个会意的微笑,一句亲切的话语,一个深情的拥抱,一份惊喜的礼物。你的世界,处处可以拥有快乐。只要你留意,快乐就会召唤你;只要你努力,快乐就会眷顾你。

太阳斜斜,阴云未开,鸟寂无声,花仍含苞。但快乐分明写在脸上,唱在心上。一路欢歌,一路乐趣,无限快乐,回荡百千。即使阴天迷离,也有快乐的兴致;即使花儿迟开,也有快乐的追寻。你快乐,天地间万物生光辉;你快乐,花草中笑面分外红。

快乐

汪 洁

快乐是心灵的开放。拥有一双希望的眼睛,拥有一颗追梦的心,拥有快乐的能力,拥有开放的思想,快乐就容易找到。因快乐而吟唱诗篇,诗篇因快乐而有了灵性,作家朋友说:“这灵感的突现,更是一种写作者独有的快乐!”期盼的心如愿以偿地转化成优雅唯美的文字就是至高的快乐,这快乐保留在铅字的悦动中。

我说,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所以将快乐分享给你和你们。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那张速写和那张涂鸦

李成振

二天,趁父母上班,我偷偷取出小人书,用牛皮纸包好带到学校,和王同学在厕所隔间里完成交接。他连声说:“明天一定还!”

他答应得好好的,结果没算数,转头就借给了别人。一星期后终于回到我手里时,包书的牛皮纸早没了影,封面还裂了一道口子,让我心疼了好久。

这本书我早已烂熟于心。但在他们眼里,故事情节惊险紧张——南京路上暗流涌动,潜伏的特务老K和神秘的曲曼丽,在咖啡馆接头,老K的手指夹着香烟,烟雾后面的眼神阴鸷而狡诈,定时炸弹竟藏在一束白玫瑰里……

而我而言,真正的惊悚,发生在一个平凡的午后。

那是一节自习课,我没心思写作业,偷偷在纸上画小人。当时迷上了小人书里的反特故事,就照着印象画了两个:一个贼眉鼠眼,我在他脑袋顶上写了“坏人”,另一个浓眉大眼,我刚在上边写了个“好”字,还没来得及写“人”,下课铃就响了。我跟着同学们一拥而出,在操场上疯跑。十分钟后回到教室,空气骤然凝固。

一个常跟我一起玩的的同学正站在我的课桌旁,手举我的那张画,大声对我说:“你写‘坏人好’,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下子愣住了。血往头上涌,想解释,但喉咙像被卡住,一个字都说不出。那个同学转身跑出去找老师,纸在他手中飘动。等待的那几分钟漫长

得出奇。我坐在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敢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全校通报?会不会叫家长?会不会……

班主任崔老师来了。她三十来岁,齐耳短发,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平日里对我们要求一向很严。此刻,她站在教室门口,目光扫过来,落在我身上。我低下头,不敢看她。

“你,出来一下。”

我跟着她走到走廊上。她背对着窗户停下,阳光晃得我看不清她的脸,我等着她严厉的责问。可是她没有。

她把画还给我,只轻声说了一句:“赶紧撕了。”

我把它撕得粉碎。扔进教室后面的垃圾桶时,心还在怦怦乱跳。

后来,崔老师对此事只字未提,也没有让我写检查,没有叫家长。这件事就这样翻篇了。

可那个没写完的“人”字,从此长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不久前,电影频道又一次重播《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饰演的春妮依旧甜美,徐林格饰演的指导员依旧威严。而此番重看,我早已不在意影片里的特务桥段,真正打动我的,是那些在繁华与纷扰中始终守住本心的人。

如今,英姿挺拔的哨兵仍巡逻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夜色中,默默值守在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

当年走廊上,崔老师背对着窗户,逆光里看不清表情,只说了四个字:“赶紧撕了。”

那张涂鸦,早没了。但那张写着“拒腐蚀,永不沾”的速写,我一直留着。

一日,东坡先生饭后散步,摸着肚子笑问侍女:“尔等且道,此中何物?”一婢答:“锦绣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人道:“满腹经纶。”亦未首肯。直至朝云轻笑:“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知我者,唯朝云也!”

然此腹中,岂“不合时宜”?更藏大宋最璀璨的情。乌台诗案后,黄州江风月色中,他挥毫写就“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竹杖芒鞋踏雨而行,笑叹“一蓑烟雨任平生”。千年来,人们的心中或嘴边,总有一句东坡点亮诗意与豪情。

这肚里装着百姓的悲欢。他为官生涯40年,被贬时间约12年,自嘲“平生功业”,将贬谪之路走成亲民爱民之路: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密州赈灾、儋州讲学、惠州助民……泥泞途中,他始终是那个“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子瞻。此腹亦盛最朴实的酒肉烟火。他贬至何处,美食便开发至何处:黄州猪肉贱,他慢火煨出东坡肉,戏作《猪肉颂》“饱得自家君莫管”;流放海南,发现生蚝美味,让儿子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求滴海南,分我此美也”。苦境化作佳肴,悲辛皆成笑谈。而最难得的,是腹中

东坡先生的肚子

瞿 祎

儿时,常住陕西南路长乐村外婆家,当时打开 Air King 收音机,喜闻电台热播电影明星王丹凤传唱《护士日记》插曲《小燕子》,又悉王丹凤主演《女理发师》等多部电影。外婆笑语盈盈:女理发师,早在几十年前就曾有,只是存在时间短暂,仅几个月。

上世纪20年代末,一位热心于从事妇女运动的女活动家,集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近贝蒂路(今成都路)创立“女光公司”。事先,她开办了一个专门训练女子掌握相关理发技能的学校,招生条件:年轻貌美品行端庄,17至22岁之间,高小以上学历文化程度(旧社会文盲多多,更不必说女子了)。需经熟人担保,面试录取。严格培训后,技术高明者成为正式员工。

那时,我的外婆还年轻,听说此事,就在我的外公陪伴下去当年“巴黎大戏院”附近的“女光公司”。里面设施相当华丽,女理发师语音柔和,手势轻巧,剪修利落,按摩舒适……坐在软垫靠椅上仰面朝天,女理发师为外婆洗面沐发,动作熟练,滴水不漏,洗下的水流入一个特制器具。离开“女光公司”时,外婆还听见一位女理发师用流利的英语招呼新进店理发的外国顾客哩!

鉴于旧习俗旧观念——妇女哪能出门抛头露面为陌生男子理发?再说为了生存,收费偏高,故“女光公司”只能昙花一现,仅存世约四个多月,就关门大吉了。

新旧社会两重天。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女理发师》公映之后,女理发师越来越多。新世纪,大上海的女理发师更是难以胜数!不事市中心热闹地段南京路或淮海路女员工并驾齐驱,就说我所在的内环线一侧小区,近年来开了一家理发店,丈夫是理发师,他的妻子也是理发师。价廉爱美,顾客盈门。

女理发师旧闻

顾德惠



晨从云南石屏县出发,驱车近三百公里才抵达泸西县城子古村。那层层叠叠的房子瞬间锁住了我的目光,上千间土褐色房屋依山脚叠至山顶,犹如一座彝族的“布达拉宫”。

村子古村藏在云南红河州与文山州交界的大山里,三面环山,小河绕村。全村的房屋积木一样叠了十七层,下家的屋顶就是上家的院子,所有的房子都能互相串门。这种用夯土盖的房子叫土掌房,以当地木质坚硬、防水防腐性强的树干和黏性很强的黏土为主要建筑材料,不用一钉一铁,周围以木材相围或夯土做墙,松针和黏土推平后用木棒捶实。看似粗糙却异常坚固,冬天不用暖气,夏天不用空调。

我试着跳到房顶上,从

这家的阳台跨上另家的屋脊,脚下是厚厚的黄土,踩上去有烈日暴晒后的蓬松感。这里没有迷宫般的巷路,因为屋顶本身就是最坦荡的路;这里也没有紧闭的门扉,邻人借道屋顶的脚步声就是最寻常的问候。

古村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村内至今还存土司府遗址,墙壁上斑驳的壁画依然清晰。传说鼎盛时期这里城墙高耸,有护城河、吊桥和三座城门,楼堡威严。如今土司府已湮没在历史中,其遗址上后来修建了灵感寺。这里仍是俯瞰整个古村的最佳观景台,寺旁一处土掌房的屋顶,竹竿上玉米棒子串成了金黄色的珠帘,在晨风中摇曳。一旁的农人边搓玉米粒边与我们

泸西古村

陈建兴

聊家常。屋顶上一座座竹围子塔引起了我的好奇,远远望去,数不胜数。问农人才知道是家家户户的粮仓。这种用竹条、竹子或篱笆扎成的围子塔,用于露天存放晒干的玉米、豆子等农作物。走近一看,果然堆满了金黄的玉米粒。

我在村口一老农摊上买凉薯,几次下来颇有些熟了。傍晚时分,老农拎着篮子与我一起回村,脚下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铺就的上山道印满了岁月的足迹。巷道两旁的老土掌房几乎都是相同的营造,大门两侧是猪厩和堆放杂物的小屋。我触摸着土黄色的古老墙垣,不经意间被老农领进了她家,浓重的暖意立刻裹住了我。屋里的火塘是醒着的,柴

木燃得噼啪响,火星子偶尔蹦到塘口,又悄悄落进灰里,烟熏黑了梁上吊着的腊肉。我边取暖边听主人讲当年如何用糯米浆修补土掌房和木帮的故事。老农将火塘上架着的瓦罐茶倒进粗瓷碗里端给我。吹开热气抿上一口,那股暖流从喉头一直暖到胃里,绵长、醇厚,渗透骨髓地温馨。我起身穿堂过院,却神奇般地出现在山坡的另一户人家屋里,让我惊讶不已,连忙与人招呼着撤退。

夜幕下,我趴在农屋的栏杆上,手上一杯苦荞茶,脚下只一只炭火盆。抬头望,山村的星空格外清晰,银河横跨天际,繁星仿佛触手可及。远处不时传来微微的虫鸣声,偶尔有狗吠声,更衬出古村的夜,是那么静,那么静。



霞光月影 钱政兴 摄

七夕会